

# 寻常最是抚人心

□崔红玲

年龄越大,越喜寻常。  
住的要寻常。  
穿的要寻常。  
吃的要寻常。  
活的要寻常。  
总之,一切都要最寻常的样子,像山坳上一棵再寻常不过的树,像沟坎边一株再寻常不过的草,像长河中一条再寻常不过的鱼,像屋檐下一只再寻常不过的鸟……  
寻常多好啊!  
不招摇,不动荡,稳稳当当,细水长流——  
一觉醒来,母亲在小厨房系着花布围裙忙碌着:白生生的大

萝卜、绿油油的小白菜、熬至浓稠的小米粥、油酥酥的葱花饼……  
骑车上班,经过邻家大门口,老婆婆摇着波浪鼓在逗小孙女;老伯伯在修花剪草;十一二岁的少年在母亲的催促下,背着书包慌慌张张地从院子里跑出来,口中还嚼着半根油条……  
街角的烧饼夹串摊,一如既往地排着长队。戴着鸭舌帽的大叔,一如既往地在我经过的时间点,提着3杯豆浆、3份夹串从队伍中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同事小米依旧秀秀气气的,像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老吴还是将那句“人怕出名猪怕壮,男

怕没钱女怕胖”挂在嘴边儿,说完必定要喝口茶叶水;小林还是勤快得很,帮完这个帮那个,揽下一大堆的活计儿……  
下班时经过的小城中心街,一定是喧嚣又拥堵的,在五彩斑斓的灯光中热热闹闹,到处都是烟火气儿。  
……  
一切,都是寻常的样子。  
不够热烈,也不够惊艳。  
可偏偏就是这分寻常,载着现世安稳,溢着岁月静好,最是抚人心。  
偏偏就是这分寻常,暖得撩人,让人觉着贴心贴肺的亲。



## 冬至

□侯思亮

——  
冷月雪藏了温情  
苍白洗劫了铅华  
萧瑟蹂躏了芳菲  
凛冽封杀了浪花  
  
你用漫天飞雪  
孕育了冰清玉洁的世界  
你用寒彻入骨  
浓郁了梅花沁人的馨香

冷酷只是表象  
蝶变才是内涵  
你是在用另类的爱  
为大地开启  
蛇紫嫣红的明媚春天

——  
你只是轻摇了一下羽扇  
三九,便扬起了皮鞭  
挥起了利刃  
四九,也板起了面孔  
耍起了淫威

其实,它们不知道  
你的到来  
昭示着冬

进入了可读状态  
插柳的时节  
便是它们的自我了断

其实,它们更不知道  
你已经暗度陈仓  
把春天要来的消息  
通过怒放的梅花  
暗香疏影的世人皆知

三

今天,热情好客的农家  
为你张罗了一桌  
接风洗尘的温馨家宴

只是不知道  
这一盘饱含着浓浓心意  
和热腾腾烟火气息的  
萝卜馅水饺  
一碟老陈醋半壶老酒  
一杯甘醇的香茗  
能否慰藉你舟车的劳顿  
能否舒缓你旅途的孤独  
能否驱散你体内的寒气  
能否温暖你疲惫的身心  
能否实现农家  
对你的殷切期待  
对未来生活的幸福憧憬

## 难忘的冬至

□陈丽娟

那年冬至可真冷  
滴水成冰  
全村人都来  
给郭奶奶送行  
人群中传来阵阵抽泣声  
天公降雪在流泪  
怒吼的寒风也悲鸣  
我和母亲在送行的人群中  
我呜呜咽咽地哭  
母亲泪流满面  
手捧一碗饺子说  
郭娘,您吃了酸汤饺子路上不冷

郭奶奶家的大门头挂着一块大匾——  
人民功臣  
一块小匾——  
烈属光荣  
郭爷爷牺牲在抗日战场  
独子为抗美援朝献出了生命  
这是郭奶奶的骄傲和光荣  
也是她的痛  
静静的深夜长流泪  
眼睛也视物不清

五保户的郭奶奶  
没有坐享其成  
生产队里常现她的身影

晒场上响起她的赶鸟声  
磨房里也有她的罗面声  
为邻里看孩子  
小院里充满欢声笑语  
帮乡亲纺棉线  
纺车嗡嗡  
……

郭奶奶爱吃母亲包的饺子  
说皮薄馅香味纯正  
馅是猪肉大葱萝卜  
样子像弯弯的月亮洁白晶莹  
记忆中  
每年冬至的第一锅饺子  
母亲都会调上酸汤  
给郭奶奶送去

郭奶奶走后  
每年的冬至  
母亲依旧把第一碗饺子  
用来供奉

本版来稿  
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  
com

## 谁缺根弦

□刘万勤

在大平原土生土长的二婶,早就想亲眼看看大山了。过去没条件,现在条件好了,镇上有直达山里景区八里沟的公交车,二婶决定搭公交车逛一趟大山。  
一早,二婶的儿子小帅开出电动三轮车,送她到镇上公交车站。电动三轮车沿村外公路行驶,路上朝霞绚丽,顺风顺水。小帅刚停下车,就接到一个电话。  
“……帅哥,先不说了,我准备开车呢。”  
二婶脸上漾起别样的笑容,她听出回话的是个姑娘,还张口闭口叫帅哥,一听就有那个味儿。  
“帅,那闺女是谁?是女朋友?”  
小帅犹豫着说:“啥女朋友不女朋友的。”就是女朋友,他也不愿说。他有个心思,不是熟透的瓜,不愿轻易下架摘回家。  
“咋样?快告诉妈!”  
这可叫小帅为难了。妈把话逼到这一步,没有退路,只好实话实说了。  
“妈,你叫我咋说哩,这可是八字没一撇的事。论长相,她倒是顺鼻顺眼的,心地也是没说的,一百个实诚善良。”他接着说,“她买了一辆私家车,光在路上没少办好事,捎个人送个人的事多了,有一回还险些惹出大麻烦。”  
“出啥大事了?”  
“她自驾在一个乡道上,见一位老婆婆躺在路边,就踩了刹车。她走到跟前一看,老人像是病了,就赶紧扶她上车去医院。可她家人赶到后,不问青红皂白,说是她的车撞的,要她负全责。”  
二婶一听,倒吸一口凉气,拍着大腿说:  
“这是碰瓷儿啊!有多少好心上当的例子,她不知道?这回可赖上她了吧!”  
“差一点儿,路边还好有摄像头。”  
“看看,要是没有摄像头呢?这闺女的脑子八成缺根弦!”  
搭上公交车,二婶心里还七上八下地想,这闺女脑子这样缺

根弦,要是过门来,窝囊事可不会少。  
到了八里沟,二婶眼前顿时一亮:大山层层叠叠,巍峨屹立,鸟飞不过,险象丛生,惊得倒吸一口气。她想,在电视里看的和到跟前看,就是不一样。二婶兴冲冲的,一切杂念不复存在,脑子里完全变成了大山的巍峨和险峻。她随游人一起登山,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拐,一会儿右转。路上,她左看右瞧,仰望俯视,看不完的奇观美景。  
二婶肚子饿了,看看太阳,偏西不少,就坐在一片阴凉处,掏出书包里的油饼和水瓶,吃一口喝一口,有滋有味。  
吃足歇够了,二婶算着最后一班公交车返回的时间还早哩,就起身登山。路窄,台阶陡峭,像往云里钻。她下来时,仰望山壁上竟悬空长出一棵树来,枝叶茂密,探身俯瞰,新奇得咂舌。可脚下一不留神踏了空,二婶摔到下边一块山石上。顿时,她头脑嗡的一声,成了一片空白,身子骨只觉得到处疼痛。她无力地闭上眼睛,听着近处的说话声和由近而远的脚步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只听是个姑娘的声音:  
“阿姨,你怎么了?”  
她慢慢地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个脸蛋粉嘟嘟的姑娘,蹲在身边关切地问。  
她说:“唉,摔下来了。”  
“我扶起你,看看怎样?”  
二婶慢慢地坐起来,又慢慢地站起来。她觉得浑身疼,好像轻了不少。姑娘要背她慢慢下山,她不让,说:“背个人,走山路更危险。”  
姑娘搀着她,二婶一瘸一拐往下走,她们的速度很慢很慢。  
太阳往西斜得不少了,游人显得格外稀少。  
终于来到游览区外的停车场,太阳已经悬在了西山峰顶。来到公交车站牌跟前,二婶打听返回的公交车,几个人都说:“最

后一班刚开走。”  
二婶变了脸色,“惶恐”二字瞬间写在她的脸上。  
“阿姨,不怕,你家在哪里?”  
“宋庄,坐车得一个半小时哩!”  
姑娘心里咯噔一下,可她没露声色,只是说:“阿姨,咱同路,我是魏庄的,送您到家。”  
姑娘扶二婶上了她的轿车。还没开车,姑娘手机响了:“我的帅哥,啥好事,快说!东瀛大酒店?太破费了,月光下喝瓶饮料唠一唠就够了。我问你,咱的事你跟家里老人说了没有?老人啥意见?”  
小帅没了声音。他越是没有声音,她越是问得紧。  
“我再给妈好好说说,她会同意的。”  
“帅哥,别躲躲闪闪的,啥意见,就直说。”  
“我给妈实打实说了你乐于助人,妈她……”  
帅哥的话又中断了。姑娘再次逼问他,半晌才说:“妈说碰瓷儿的事,别人不敢做你敢做,八成是脑子缺根弦。”  
“看把你难为的!不光阿姨这样说我,我妈还有很多人也这样说我。”  
车启动了,出了停车场,上一个坡,就拐入回家的大路。姑娘说:“阿姨,你按按全身,是不是有骨折,要有,咱趁早上医院。”  
二婶用手把全身按了一遍,说:“骨头没事儿。”  
姑娘放心了。过去一重山,又过一个小山头,晚霞穿透云彩射过来。  
二婶问:“闺女,结婚没有?”  
“还没有。现在正是做事的好时候,不急。”  
“看,多好个闺女。”二婶情不自禁地说,“我儿子也是这样,说不急,可结婚是早晚的事。嘿嘿,我儿子找女朋友,要能找到像你这样的闺女,该多好!”  
姑娘做个鬼脸,说:“阿姨,别别,我脑子可是缺根弦。”